

大部分时候我妈独自生活。在阿克哈拉村,她的日常安保措施如下:在房子后墙上多开一个后门——一旦有坏人闯入,就从后门撤退;若坏人追了上来,就顺着预先靠在后门外的梯子爬上屋顶;若坏人也跟着爬上来,就用预先放在屋顶上的榔头敲他的头……此外,还有在椅垫下藏刀子,在门背后放石灰等很多措施——她老人家连续剧看得太多了。

她说:“能不害怕吗?就我一个人。”说来也奇怪,像我妈这么胆小的人,到了荒野里,一个人守着一大块地,生活全面敞开,再也没有墙壁了,也没有后门、梯子和榔头……却再也不害怕的事了。

她说:“怕什么怕?这么大的地方,就我一个人。”

真的再没有人了。在戈壁滩上,走一个小时也遇不到一个人,如同走了千百万年没遇到一个人。不但没有人,路过的帐篷或地窝子也没有炊烟,眼前的土路上也没有脚印。四面八方空空荡荡。站在大地上,仿佛千万年后独自重返地球。

关于地球的全部秘密都在风中。风声呼啸,激动又急促。可我一言也听不懂。它拼命推我攘我,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。它转身撞向另一场大风,在我对面不远处卷起旋风,先指天,后指地。我目瞪口呆,仿佛真的离开地球太久。

风势渐渐平息。古老的地球稳稳当当悬于宇宙中央。站在地球上,像站在全世界的制高点,像垫着整颗星球探身宇宙,日月擦肩而过。地球另一侧的海洋,呼吸般一起一伏。

眼下唯一有人的痕迹的是向日葵地,幼苗横平竖直地排列着,整齐茁壮。我走进去寻找我妈,又寻找赛虎和丑丑。地球上真的只剩我一人。

我回到家,绕着蒙古包走一圈。突然看到一只鸡在附近的土堆旁踱步,并偏头看我,我这

抵达瑞士没几天就收到市政厅要求缴纳垃圾费的单据,政府的工作人员同时发给我好几个大号垃圾袋,以及一本垃圾处理指南书。我知道很多国家都有垃圾分类的规定,并没有认真看市政厅发的书。

我把能回收的放进一个垃圾袋里,不能回收的放进另一个袋子里,其他袋子就闲置在一边。可是没几天却收到了市政厅邮寄来的高额罚单600瑞士法郎(约合人民币4100元),还夹带一张罚款证明,意思就是垃圾没按照分类入垃圾袋里。

原来,除了要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分类外,还要让不同垃圾装进不同颜色的垃圾袋里。为了不再犯错,我这次严格按照要求将垃圾分类后装入垃圾袋。可是没过几天,又收到了市政厅的人邮寄过来的罚单,这次的理由是乱扔垃圾,而且比上次罚款更重,800瑞士法郎(约合人民币5400元)。

接连的罚款让我重新找家扔在墙角的那本

孤独

□李娟



才暗舒一口气。

我妈说:“我有时候想唱歌,却一首也唱不起来。有时候突然想起来了,就赶紧唱。有时候给赛虎唱,有时候给兔子唱。”

赛虎静静地听,卧在她脚边抬头看她,眼睛美丽明亮,流转万千语言。兔子却心不在焉,跳跳走走,三瓣嘴不停蠕动。

兔子尾随她走向葵花地深处。道路更窄,兔子的视野更窄。世界再大,在兔子那里也只剩一条深不见底的洞穴。而我妈高高在上,引领兔子

走在幽深曲折的洞穴世界里。我妈不唱歌的时候,洞穴前不见头,后不见底;我妈唱歌的时候,洞穴全部消失,兔子第一次看到天空和海洋。

劳动纯洁而寂静。我妈心里惦记着该锄草的那块地,惦记着几天后的灌溉,惦记着还没买到的化肥。所有这些将她的荒野生活填得满满当当。她扛着铁锹从地东头走到地西头,心里一件一件盘算。突然一抬头,看到了世上最美丽的一朵云。她满满当当的荒野生活瞬间裂开,露出巨大的空白。她一时间激动又茫然。她想向世上所有人倾诉这朵云的美丽。她想:在倾诉之前,得先想好该怎么说。于是她就站在那里想啊,想啊。云慢慢变化,渐渐平凡,她心中的措辞却愈加华美。她又想唱歌,仍旧想不起一首。这时她发现兔子不见了。她想,兔子和云之间肯定有某种神秘的联系,至少它们都是白的。

赛虎也是白的,但它是不安之白,退避之白。它有无限心事。它总是不被允许进入葵花地。因为它的腿受过重伤,我妈不忍心它走动太多。她对它说:“不许跟着我,就在这里自己玩。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。”它似乎听懂了,原地卧下。我妈边走边回头望。它一动不动地凝视她,乖巧得近乎悲哀。它是黑暗之白,破碎之白。我妈无数次离它远去,也无数次转身重新走向它,抱起它,一同深入葵花地深处。

我做好了饭,在蒙古包里等我妈回家。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哪怕睡着了,我也能清晰感觉到置身睡眠中的自己是何等微弱渺小。

我在梦中起身,推开门,走向远处的葵花地,走了千百万年也没能抵达。千百年后我独自醒来。饭菜凉了,我妈仍然没有回家。

吃饭的时候我妈再一次称赞:“这里真好!一个人也没有!”

我说:“那出门干吗还锁门?”

她语塞三秒钟,说:“关你屁事。”

海外风情录

扔垃圾的门道

□佚名

垃圾指南书,这次不敢再马虎了,经过认真阅读后,知道了原来每个社区都有专门垃圾站,面积大概占5到6个车库大,社区大小影响里面的分类垃圾集装箱数量,一般6到10个,分别用来存储纸制品,包括纸张、报纸、纸壳鸡蛋盒、购物纸袋,有的地方还把纸张、纸壳另外分类,生物垃圾又包括含盐的各种食品及废弃物,比如水果蔬菜、鸡蛋壳、宠物粪便等等。塑料制品又分可回收塑料和不可回收塑料,电池和玻璃通常又分为白色和棕色两大箱,金属制品包括饮料罐、玻璃瓶的金属封口等等。不同垃圾还要按不同颜色分类放在不同垃圾袋里。

只是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还不行,有的垃圾还得清洗整理。在分类之前,处理指南还详细列出了清理垃圾的方法,比如装牛奶的玻璃瓶、果酱瓶,须先用清水冲洗干净。内含有害成分的废旧灯泡,需放进电池回收箱。废弃报纸须用麻绳捆整齐。如果市民没按手册推荐的方法处理垃圾,会收到警告信,违规的还要为这封信缴纳15瑞士法郎的邮费。

为节省公共空间、减少污染,像苏黎世这样的大城市的社区里,通常不设专门垃圾站,而由市政府按时上门收垃圾。垃圾分类大礼包里会有垃圾回收日历,里面有各种垃圾详细回收时间,市民只需将带有缴费贴纸的垃圾袋放在门口,便有专人在规定时间将其收走。

刚开始我真有点晕,扔个垃圾也需要这么繁琐复杂,后来把扔垃圾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,慢慢就习惯了,也记住了,再没有收到乱扔垃圾的罚单。由此可见,瑞士之所以环境这么好,与严格的垃圾处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。

城市笔记

晾衣架

□云峻茂



用心观察,再普通的日子也能嚼出味道来。

小区里有专为便民设计的晾衣架,横向拉了三条杠,纵向是五根柱子隔出来四段,靠里的那条横杠正好挨着小区围墙,大家一般不太用。这么一架晾衣架,公共物品,就有人用得毫不客气,四五件衣服挂得稀疏,倒占去了其中一整段。也不是什么大事,只是看了叫人心心里不舒服,却也没想过要做什么改变这种情况。

没想到今天早上无意间望见楼下晾衣架上,只有其中一段晾得满满,连最里头那条也晾上了。这么多衣服,看上去有十多件,显然经过了精心安排,尽量少占公共空间,才能把剩下的三段完整留给其他有需要的居民。

看见的瞬间真是让人感动。咱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谦让、礼让,是多替别人着想。大家聚居城市,各有脾气,有时候生怕自己吃亏,时间久了,真有点儿忘记了。没想到,叫这么一次简单的晾衣服给提醒了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江城的夏天

□何欣禹

每年4月中旬起,江城武汉就步入了夏天。帽子、墨镜、遮阳伞、防晒衣统统准备好,为迎接炎夏全副武装。

武汉的热,是出了名的,素有长江“三大火炉”之称。在我刚读大学那会儿,差不多10年前,宿舍还没有装空调。每个房间只有头顶有个摇头风扇,可吹出来的都是热风,也基本吹不着自己。为此,我买了个小电扇装在床头。不然,夜里真没法儿睡着。夏夜蚊虫多,用蚊帐一罩,若是没有自备的小风扇,感觉就像在蚊帐里蒸桑拿,胸口闷胀、彻夜难寐。睡不好的夜晚,第二天上课也昏昏沉沉。眼皮子一不留神没架住,再醒过来,课桌上全是胳膊肘印下的汗渍。每每这时,我便格外佩服那些大热天在学校里苦读的人。

因为天热,武汉的高校开学一般比北方晚,大都拖到9月中上旬。大一新生开学后军训,天气虽没有七八月那么炎热,但依然凉快不得。站在队伍里,总能看到前排同学的后背衣裳被汗水浸湿,一块一块。上午才穿,下午就得换,学校为此给我们一人发了好几件迷彩

短袖,方便换洗。但遇上雨天仍不管用,洗过的衣服晾不干。队伍里时常出现没有穿迷彩服的学生。“我……我衣服洗了还没干。”听到学生略带尴尬的解释,教官哭笑不得,也只好作罢。

夏天的武汉,不论是江汉路、中南路还是解放大道,正午前后,难见行人。火辣辣的太阳炙烤大地,热浪翻涌,出门几步,仿佛就要被“火炉”融化。找实习那阵,我基本是身穿一件衣服,到面试点再换一件新的。被湿热黏稠的空气包裹一路,我早已大汗淋漓。面试完是下班点,太阳已经西斜,这时,躲在住宅、商场、写字楼里的人,才如蚂蚁般倾巢出动。

白天的武汉被烤得了无生气,只有在夜里,才鲜活起来。吃烧烤大排档的,跳广场舞的,玩轮滑的,散步的,沿街卖果汁饮料的……绿豆汤、西瓜汁、酸梅汤是畅销品,我一口气能喝好几杯。那种底部沉淀着厚厚绿豆渣的绿豆汤,浓郁甘甜,是我的至爱。小龙虾、串串香、火锅什么的,生意也非常火爆,越晚越热闹。吃这些往往不在空调房,在吉庆街的马路牙子上随意

支个桌就行。豆大的汗珠从额头、两鬓渗出,顺着脸颊流下来,嘴里因为辣而嘘哈嘘哈个不停。倒也分不清究竟是热出的汗还是辣出的汗。若是不能吃辣,吃土豆、藕带,喝点冰镇啤酒,也酸爽得很。夏夜的吉庆街上灯火通明,人声鼎沸,大排档是摆了一排又一排。

除了吃大排档,武汉人在夏天热衷的另一件事便是游泳。与其说是游泳,倒不如说是消暑更确切。武汉湖多,蒸发量大,所以武汉的热是湿热,给人感觉就像置身于笼屉中。此时若能浸在凉爽的湖里泡一泡,实在快活。在武汉,有十几个湖泊能供人们游泳。我虽不会游泳,但从宿舍出门50米就是东湖,在这里散步时我曾见过许多游泳的人。男女老少,成群结队,有的还带着自家的狗一块儿戏水。

现如今,家家户户以及学校都装上了各式空调,武汉的夏天早已没那么难熬,但那些属于夏天和青春的味道永远难忘。每年此时,正是武汉栀子花开放的时候,芳香馥郁,充盈整个江城。望着窗外,我又想起了那一片片洁白的栀子花,想起在栀子花掩映下的火热江城。